



# 海角红楼

土伦

青年送给老年的礼物

# 海角红楼

土伦/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2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角红楼/土伦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.12

ISBN7-5355-1204-1/I.984

I.海... II.土... III.文学作品IV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602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武汉楚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3

字数:260 千字 印数:3000 册

ISBN7-5355-1204-1/I.984

定价:22.45 元

# 青年送给老年的礼物

# 面海的感觉

## (代序)

土伦曾说要带我从他现在居住的唐番界出发，沿海边一路进入大鹏湾和大亚湾，领略他的生命及心路历程。他说他就是沿着这条海岸线迁徙而来的，遥远的海角有他的梦想及沧桑。他把自己的这部自传体形式的小说命名为“海角红楼”正是对回忆及对现实的冲撞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这部书是他用生命、用鲜血和泪水写成的，用整整的一生写成的，是“五十年磨一剑”。这部书的时间跨度正好是五十年，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不亚于一个大海，不管有时候表面多么平静，但内心的惊涛骇浪还是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！

读这本书是一种面海的感觉。土伦用他自己的语言，自己的感觉，极其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人的灵魂。这部书其实就是他的灵魂，他五十年来所经历的现实给予他的非常个人化的思考。我无意去维护或者抨击一个人的思想，但我尊重象土伦这样的以人生真切经历为代价、为观照的思考，并相信他肯定有自己的，不易动摇的理由。生命的理由就是在生命进程中发现道理，土伦无疑是有所发现的，他在文中表现出来的

思想并不表示他有多大的偏激，仅仅是说了一些他想说的话。他这样说，也没有任何蓄意抨击或者钓名逐利的意思，他只是按照自己经历和看见的真实去发言。土伦的观点是：真实就是美。他自称是为认识自己才写这部书的，而认识自己，需要经历多少的自我批判与蜕变一样的沉思！我想，一个想认识自己的人，他对这个人群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的认识肯定不是毫无依据的。

我与土伦可以说是两代人，以我这样的年龄及阅历，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及认同他的观点的，但我从不怀疑他为人文文的真实。他古道热肠，乐善好施，从不刻意去掩饰自己，也不失他一贯坚持的锐利。他的文章不仅仅是象他的人一样朴实无华，而且非常透明，有着浓郁的咸涩的海边本土特色。他的写作是一种告白式的写作，这种写作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真实。土伦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肯定了真实对他的重要，因而他并不故作卖弄，他只是用切肤的感觉诉说并阐述痛苦，生存的痛苦。而这些痛苦如果不是与他一同走过一个时代的人，是不可能随即领会得到的。土伦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为自己的这本书加了一个副题——青年送给老年的礼物。但我认为，这部书也可以作为老年送给青年的礼物。老年人读这部书是重新感受，而青年人则可以由此去获得认识、获得震撼，更可以获得一种可能有助于历史、社会的借鉴。

在读土伦的上一部作品集《咸水地》时，我已对土伦的写作背景、文本特征及语言特色等作出过分析，而读这部《海角红楼》时，我并没有在这些方面上作过多的停留，我相信土伦自己也并不在乎这些。他只是想说出他的人生观点，他只求诉说，只求一吐为快。而我在进入他的诉说之中时，那种感觉

是相当惊异的。我不可能就这样按照他的诉说对以前的一些认识作出纠正,但我无法不让自己对某些方面重新思考。思考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。或许,真会象土伦所说的那样,“到你老了,就能体会连我的胡思乱想也和你的心境一模一样。”

言论无忌,我不是一个深刻的人,但我渴望深刻。土伦无疑是能够给予我某些深刻的一个人,因为他的思考比他的人生还要坎坷。他嘱我为他这部生命大书作序,其实是对我的一种大份量的给予,我感谢他。

## 安石榴

1996年12月17日深夜

于矮种马创作室

## 引 子

绵亘数十里，主峰近千米的铁炉嶂山脉，朝东朝西两向蜿蜒，形成一道巨大的屏障，把古老大陆和海湾分隔开。大鹏半岛和稔平半岛，犹如大地母亲伸出两条臂膀，拥抱着一池碧水，太亚湾象襁褓中的孩子，静乖乖躺在母亲怀抱里。

几百年，也许是几千年，暴雨山洪把铁炉嶂山脉的红土沙砾冲涮下来，狂风浪巨把海湾的珊瑚贝壳碾碎推涌上来，在大海与大山的交接部形成一块新的陆地，一块狭长的小平原。

从中华民族的发祥地，从黄河长江流域，因着战乱饥荒而逃溃的许多炎黄子孙，辗转迁徙，草路篮褛，由福建而江西，攀越都庞大庾诸岭，来到粤北的群山中定居生息。伐木围堰，垦荒造田。岁月绵延，人口日增，资源渐竭，一部分家族便又继续向南移民，有的到了台湾海南，有的自卖“猪崽”至南洋各地，有的则在涯岸滩涂前停步驻足。耕山种水，日脚艰难。

所谓先到为君，后到为臣。沿江近水的良田沃野都给当地居民或早先来的人占据了，后来的人便只好在陡斜的坡上刨出一级级的梯田，在沙多土少的咸硷地上挑沟挖圳，修堤起垄，种些稻谷番薯之类，苟延性命。这些后来者便被先来者称作客家人。客家人穷，穷则思变，穷则造反闹革命。洪秀全，孙中山，郑仕良，廖仲凯，邓仲元，叶挺，叶剑英，便是客家人中的佼佼者。朱德也是客家人，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伐，后来

“移湖广填四川”才从韶关搬去。至今广汉广源等县，仍是粤北客家人的聚居地。解放前解放后这几十年，香港九龙新界的许多客家人又黏着殖民地主子的“风骚”，流落到英伦三岛和北欧各地。今日的客家人遍布全世界。从南太平洋的塔希堤到斯堪的纳维亚，从好望角到加拿大，都有他们的踪迹。有人说客家人是流浪的民族，是东方的犹太人。是耶非耶，犹太人很富，客家人依然穷。这可有点“同名不同姓，同伞不同柄”的味道。

巍峨的铁炉峰下，蔚蓝的海湾之上，田园阡陌间，绿林翠竹中，疏疏散散，蹲伏着客家人的村庄。大的几百号人，小的才几十口子。这些人的祖宗，都来自东江源头，来自岭南，来自客家人的中心——兴梅地区。这些人讲的话，咸不咸淡不淡，不是粤语，不是普通话，夹着许多古汉语，一般人不懂，谓之方言，其实是中州音韵。

几百年前，老祖宗们穿越山脉北坡浓密的亚热带阔叶林，勾衣搭袖的针叶林，登上峰峦之巅，朝下一望，肯定吓昏了，莽莽苍苍的绿色尽头，是浩淼无际从未见识过的恣肆汪洋。前无去路后无栖所如之何？万般无奈，只有在山腰结寮暂住，以海为邻，夜听风涛扑岸，惊心动魄，席不安寝。至今在大山深处，还会看见第一代移民的宅基遗址和半坡半坡的荒畚梯田。几十代人过去，潮张潮落，滩涂成了平原，成了“世外桃源”。

柏庄围座落在大山往南伸出的一条长长的矮岭下。矮岭如伏龙，村庄似龙头，屋依山便叫龙颈筋。小河从山肚里泌出，穿林越石，流过一块连着一块，一坂高过一坂的山坑梯田，流过村庄的右边，又绕到村庄的前面。在村庄另一侧，隔着一段田有一带短岗，下面也有一条小溪，两股水在村前汇合，钻

过两座大竹园和一大片坝地，冲决高出平地的海滩，几经曲折才奔入浪波里。

站在村庄前面迎风摇曳的稻浪中，堪舆先生左相相右相相，说：“这个屋场风水好，青龙白虎，双水合襟，出地主的。”

此话不假，在自然经济时代，柏庄围耕场广阔，柴近水便，山多地多，地阔扫有尘，颇有优势，难怪附近围村中人，眼红鼻赤酸不溜秋，编了个歇后语说：“阿妹嫁柏庄——好彩！”

## 第一章

父亲被人用门板从三桅船抬上沙滩，抬过一大坂犁冬晒白的稻田，放在和村庄隔一条河的门得贵树头下荒地上。

门得贵树头是棵大龙眼树，浓荫足有一亩地宽阔，树头盘根错节，天热时，一早树下便聚集着许多牛们，绳子穿过树根，挽了活结。门得贵树头是柏庄围的标志，远远的甚至在海上都能看到这棵独立的巨大的老树。据说这树就是姓门的人种的，如今姓门的没了，一村六百多口全是徐姓子孙。徐姓人出村往西去都要从姓门的树下经过。

荒地上搭着帆布帐篷，父亲躺在山草垫底的席子上，脚下竖着一块泥砖，砖下燃香点烛，摆着水碗饭碗。无人通知槌仔，是他自己贪热闹跑来的，只见父亲胸前有一个小洞，血从那里流出来，染黑了对襟短褂，也许血流尽了，父亲显得很瘦。

一群亲戚女人坐在铺了禾草的地上呼喊，槌仔呆站着，没人叫他拉他跪下。母亲穿一身黑衣，赤脚嘀哒，淌过小河，飞一样快，扑在父亲身上，一句也没喊出来，昏死过去了。后面相跟着的大姨二姨一帮子外婆家的人，又把她挂回去。

槌仔在心里说：“哭什么呢，黄羊山牲还不是被人用枪打死，狐狸步狗被人辗死，猪鸡鹅鸭被人割死？死就死了，总是要死的嘛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父亲在锅头镇的码头上开店，槌仔在码头边出世。年纪

小，唯一记得的，是他在海里的礁石上屙屎，跌落水中湿了衫裤，母亲狠揍，父亲左挡右挡护着他，如此而已，不知父亲有什么作用？

直到打了两夜斋，父亲“上山”了，槌仔也没能挤出一滴眼泪。过了年，母亲叫他去“到”番薯，他用铁搭在别人翻过的地上乱“到”三千，一条也捡不到，于是走进放满水耙平了的田里，捡那些涨得发臭的番薯丢入篮里充数，用铁搭挽着回村，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巷子艰难的走着，绕叻叔公堵着他，说：“发窑鬼，这些番薯吃得么，就是狗，宁愿咬竹筒也不咬它，你白浪徐阿渠打种，卢观俊养你了，阿爸死一声也没哭，真正是个窑哥槌！”客家话把傻得冒烟叫发窑，傻得交关便叫十八万大窑。槌仔不懂这花名是什么意思，却被人叫了一辈子。

父亲死后，母亲到大水镇同年爷处谋生，给人车缝衣服，三姨也跟着去，帮带不满周岁的弟弟。窑哥槌留在家，白天要的一身泥一身浆，晚上先冲凉再吃饭，吃饱了坐在凳子上打瞌睡。细婶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数落他：“好心你啦，窑仔，玩到发癫，冲凉无冲净吃饭无吃净，瘦得象猴哥，几时你妈返来，我怎交待呀？”

在家里吃饭的，除了祖父，大叔大婶，细婶和两个长工，还有一个“捡仔”，名叫文光，原本是香港难民，“走”日本走上来的，先是窑哥槌的大舅父“捡”了来做儿子，大舅父是个烟鬼，无钱买鸦片，叫他偷别人的东西，他不肯做贼，大舅父便打他，他跑到柏庄围来找窑哥槌母亲，祖父见他聪明伶俐一表人材，便认他做孙子，给窑哥槌当哥哥。文光白天上学晚上和祖父睡一间房。祖父非常锡他，就象养的一头宠物，连呼唤他都是轻轻拖长了声音，“文光——文光——”的。相反，窑哥槌还有

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他母亲住在另一个屋里，不在一起吃饭。据说窑哥槌父亲不喜欢童养媳的“大娘”，“大娘”一脸吓人的麻子，可能连祖父看着都不舒服，才叫他们母子另过，而当初是因为贪便宜才买了来作儿媳的。

祖父看来家大业大的，十多间房子团团转围着中间的晒坪土场。土场上有一棵全村唯一的扁柏树，高大得窑哥槌能打千秋，说不定柏庄围就是以此树得名。祖父的谷箩个个都写着“均胜”二字，证明他是有能耐的殷实人家，然而家里的吃喝比佃农小户还差，早午两餐番薯粥，晚上才是番薯饭，咸菜豆豉屯大营，青菜天天有，鲜鱼却少见，但也有一道很独特的风味菜，那就是酒糟渍螺蟹，因为祖父老来滗米酒卖。螺是海里的石头螺，蟹是河里的毛蟹，都是很贱的货，不用钱买的。窑哥槌竟不记得曾在祖父的大家庭里吃过肉。有一晚，祖父不知从哪儿弄了几条臭油垢的腊肠，在饭面上蒸熟了，切成十几块，碟子盛着放在财伯面前，财伯是作田的长工，另一个叫庆叔公的长工是滗酒师傅，祖父说：“阿财，挟来用哦。”财伯嘴里“唔”了一声，看也不看那碟东西，只顾扒饭，叔父又说：“财哥，不用客气嘛，尝一尝。”他又是“唔”了一声不去动它，众人见他不喜欢，风卷残云似的把那碟子扫光了。吃了三海碗，财伯放下筷子，说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叔父说：“怎么，你不知道？腊肠嘛。”财伯说：“唉，差了差了，我还从来没尝过呢！”窑哥槌这次没打瞌睡，在心里乐，瞧，天下还有比他更傻的人。

窑哥槌热天每天都在那条流过村边的小溪岸水捉鱼，脱得赤膊精光。先作一道堤把上游的水拦到稻田里，在要岸水的那一段上头又作一道堤，然后在下头再作一道堤，便开始下力气干，小伙伴们用瓦兜木盆破铁罐，齐齐动作把水岸出堤

外。水戽干，最激动时刻到来了，搜索两边的泥窿石窟，先用小竹枝小树枝往洞里探一探搅一搅，没什么声气，便把手伸进去掏，若是掏出一条长角带刺的塘虱鱼，里面也许还有甚至一窝儿，这时最高兴了。有时挟出白鳝，有时竟是一条蛇，吓得打趑趄，拚命扔得几丈远。村子里就有人给蛇咬了，废了手指头。窑哥槌不喜欢吃淡水鱼，却喜欢这种危险的刺激。

小溪的源头是一口井，井不深，才一人多高，水却永远流不完，四周都是稻田，暴雨过后，稻田的水铺泻而下，这时不能戽鱼，孩子们便去挖观音土做玩具，牛马枪炮什么的，甚至还能造出吹得响的“唢呐”来。

冬天是另一种游戏，跟着放牛孩子用老鼠夹“装”鸟，扳起带弹簧的铁线，中间插一粒花生米，下午在新翻过的畚地里用薄土盖了，伪装得看不出破绽。天黑时跑去瞅瞅，没“装”着也不收起，明天早上再去看。若还是无“料”到，可能是鸟儿没到过那儿，这时就得驱赶，把鸟儿从这头吓到那头。这种鸟多是斑鸠鹁哥和呱呱吵的工雕，鸬鹚喜鹊是不上当的。打着鸟，拨毛开膛，用豉油五香粉腌了，太阳底下晒干，便是山珍海味。

细婶有时看不过眼，收拾完锅灶，便收拾他，打半桶热水，从头涮至脚指罅，才让他上床，拍了蚊子，放下蚊帐，又出去煮猪潯。只有大雨天出不了门，提前吃夜饭，细婶把家务早早做妥了，才会和他一同上床。细婶把衣服脱光，露出雪白结实的身段，肩臂胸背一迹一迹的洵红，是大襟衫捂出的痱子，她侧身躺下，摇着葵扇，叫他抓痒。

细婶是细叔的童养媳，瓜子脸上满是雀斑，不知是年纪还小还是嫌她不靓，细叔没有和她结婚。细叔长年在外，不晓得是做工作呢还是读书。

细婶先是快速的大幅度的拍扇,后来越拍越慢,窑哥槌从她的颈项搔起,经过凉滑的背脊直搔到裤头上,一下一下几十下,细婶才转过身子仰躺着,他便偷懒,打横摸。摸得乳房硬硬的,乳头挺起来,象一枚竹钉。

有时细婶还没睡着,解开裤头,窑哥也不能睡,得帮她搔小腹和大腿,大腿粗壮而细腻,滑溜溜的。搔着搔着,好几次手竟溜进细婶的腿间,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细婶似乎睡了,或者知他淘气,不理他,一动不动的任他摸,窑哥槌象掏塘虱窝,手指深入扳动,弄得细婶的下身水汨汨的,他想那儿一定也很痒。

## 第二章

天还未光，爬起身来，看不到阿奶，阿奶早已走了，每回担盐头过黄泥坳，阿奶都是摸黑赶路，说是怕被人家捉，卖私盐犯法，黄泥坳很高，那墟场又远，不早走，回来也是暗夜罗。蜇回灶间，揭开锅子盖，一碗炒饭蹲在中间，赶快拿出来，坐在炉前吃了，还想吃，可是没有了，就连这点也是阿奶从牙齿罅出来的。

阿叔在西头睡，床前一张马凳，靠壁摆着工具箱，锯子挂在箱子耳朵上。另有一个门通外面，人客从那门进来与阿叔倾解，中间屋后面是她和阿奶的“狗窠”，窠前的空地放着饭桌矮凳，算是饭厅，不是客厅，人客一般不到中间来。大门经常关着。虽然也有门通到阿叔屋里，她很少进去，那里有蛤蟆有毒蛇，装在竹笼里布袋里，她怕，但更怕阿叔。

悄悄开了大门又合上，巷子还朦朦胧胧的，她便站在巷口开始等阿奶了。一条田屋巷，只有两家人，这头是堂哥番薯哥的，巷尾才是他们家，中间隔了一段做菜园的烂屋迹，屋后也是，东边除了几间“粪缸”，亦是辟作菜园的烂屋迹。过了一条水沟便是田段了。她的家被一片败瓦残垣包围着，也是破烂得全村找不出第二家，一座屋有三条墙竟要打撑，檐口的瓦被大风一次，滋溜滋溜往下洒，屋内地面与巷子齐平，雨若是下大了，就得往外庖水。然而就是这样的家，她也不敢说是她

的。

时间实在太早，她不敢去曾屋巷徐二婆家，怕打扰人被人赶出来，对面是大姓蔡屋，人多欺人少，她也不太敢去，但她更不敢待在家里。

徐二婆说，她不是阿叔的亲生女，是阿奶肚里怀着嫁阿叔的，她的亲爸在柏庄围，花名叫白笋，好“靓仔”的，在九龙海关当差。媾了个契家婆，其实是老妓，鞋尖脚小，软身细骨，白笋吃了老妓婆的口水，喜欢她，带回柏庄围，不要阿奶做老婆了，说阿奶在他不在家时，和黑狗有“路”，提着驳壳四处找黑狗，找不着，便指着阿奶说：“快摺包袱快走！念你勤兢了十几年，放你一马，迟一点我忍不住也把你毙了。”当时阿奶想上屋依山把自己吊了，让娘家人来拆他的屋卸他的瓦，弄他个倾家荡产，为了肚里的那团肉，阿奶忍辱含羞回到旱溪围，娘家没有什么亲人，只有一个堂兄，堂兄和阿叔是朋友，和阿叔讲好了，过几天便叫媒人毛蟹塘婆带阿奶来茅草埔。

徐二婆的娘家在柏庄围，所以她什么都知道，又说，其实白笋和黑狗是堂兄弟，都是本地徐的大理堂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。大理堂是柏庄围最有钱的，在黄泥坳背有许多田地出租，一堂人十几户轮流着收租，不愁找不到女人。又说她和亲生“老豆”一样靓，象一副印板敲出来似的。

田金莱恨死那个亲生“老豆”，自己好食好使，把他两母女掷出门捱饥受苦。这个阿叔也不是好人，生生把一个家败了。听说阿叔先前娶过两个老婆，第一个是沙栏下妹子，生下一双女儿，阿叔终日在闲馆与老妓耍鬻，冷落老婆，老婆便与长工一起逃跑，跑回东江上游的深山。阿叔的老爸背上驮着孙女上县城打官司，官司打不赢，田地卖个精光，连大水牛也卖了。